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

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

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

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
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
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
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
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
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
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
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
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

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

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
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
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
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
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
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
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
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
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
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

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

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
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
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
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
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
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
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
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
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

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
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
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
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
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
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
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
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

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

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葢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

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

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王定國詩集序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

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

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眞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晁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

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

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
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
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
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
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
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
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淸淳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
輙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其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
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顯

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邵茂誠詩集序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

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値旣難而人又自賊如
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
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
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淸和妙麗
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
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
敏於吏事其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
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
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
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

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録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

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頴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

而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熈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巳卑

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
舉率用章乎之一經終於廷策然幾見董之三道
策此良房心之野實惟姜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
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庶
賓旅百員先期刻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苹之鹿
是日也天高氣清泗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靄俯
聽二洪之怒號倉馬觶之有足樂者於是講隊禮
放鄉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況民
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可以言于會友以文爰賦
華札以侑樽俎謹宜庶矣有同於汴水一觴一詠

[illegible]於山陰眞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
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以嘉祐
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楊雄雖悔
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賦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南行前集序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
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
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
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
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

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序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于世者蓋不

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
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
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
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
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
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
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
以為首于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
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
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

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杭州進士詩序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illegible]送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

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非大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静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

公乎

送人序　文　疑闕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
神者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
明合而道可見雖有其常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
孰為明也靜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
令之有二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
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
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
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
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

五捨書而學詩有奇語雲烟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爲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絶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黄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絶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邉人武吏

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爲異日一笑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耻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予謂古之君子有絶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

之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
梧擊朽枝而聲犂然不知其心之樂義以異也貴
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
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
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
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
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
同頃暫也今來別去遂黜黜而已乎抑不足敎乎

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備乎
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
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
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是恤乎
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
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沈如
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
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羨也野有
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illegible]
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illegible]

[illegible]以儈夢幻之域乎行乎其
罷之乎遂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望吾
也

送通教錢大師還杭詩序

熈寧十年始有詔以杭州龍山廢佛祠爲表忠觀碑具載其事元豐二年六月通教自杭來見予於吳興問觀已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歲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異哉杭人重施而輕財好義而徇名是獨爲福田也將自託於不朽今歲稔矣子其行乎通教還杭作詩以送之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

[illegible]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illegible]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濶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艶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强爲公紀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八境圖詩序

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即其城上樓觀臺榭之所見者而作是詩也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贛之奔流雲烟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觀斯圖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慨然而歎也蘇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從而八乎所自觀之者異也且子不見夫日乎其旦如盤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此豈三日也哉苟知夫一之爲八也則凡寒暑朝夕雨暘晦明之異坐作行立哀樂喜怒之變接於吾目而感於吾心者有不可勝數者矣豈特

知夫八之出乎上也則夫四海之外詭譎怪禹貢之所書鄒衍之所談相如之所賦雖至千萬未有不一者也後之君子必將有感於斯焉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云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徧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皆嘗刻

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旣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觀宋復古畫序

舊聞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曰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弦余嘆

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荅
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
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
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
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盖
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
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
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盖妙絕一時仲殊本
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詩曰破琴
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

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

講田友直字序

曰友直或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曰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修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益名直者也子為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一端可願其一端不可願為吾子擇焉友也嘗以是觀之

聖散子序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瘧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

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輙至不救而
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
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
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
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
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
大釜中煑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
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
疾不生眞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
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祕惜此方

不得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辨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

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

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發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巳則靜逐物則動以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旣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耿然之身而所係如此流行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巳之是非與夫在物之

眞僞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眞歟君子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巳則何往而不適哉

說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

所問者而已吾

不善者以取夫何惡之有

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

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

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

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

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

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

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

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巳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紱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

衣服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聖
予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濶而過當邪蓋君子
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
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
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藐
藐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
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
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
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濶而過當
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文驥字說

馬之於德力盡於蹄齧智盡於竊銜詭轡以蹄齧之力爲千里以竊詭之智爲道遂此之謂驥文與可學士之孫逆民秀才之子蘇子由侍郎之外孫小名驥孫因名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字之曰

[illegible]元祐三年外伯翁東坡居士書

[illegible]居士言與孫才五歲入吾家見先府君畫像因哉嘗見於大慈寺中和院試呼出相之骨法已奇神氣沉穩此兒一日千里吾輩猶及見之他日學問知驥之在德不在力尚不辜東坡之言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門下後省書

張厚之忠甫字說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

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
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
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
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
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
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
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
至矣吾不能加豪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

[illegible][illegible]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
[illegible]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
[illegible]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
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
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
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
生之意也

趙德麟字說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
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

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畤遊得其爲人慱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爲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　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　疑焉豈求之武

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漢宣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瑞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眞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旣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

矣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禮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仕我者甚微四方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于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于此故也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

没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

□□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劾之
□之君持不可鱗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
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
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
何與焉鱗奏君抗拒君亦奏鱗侵獄事刑部定如
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
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
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
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
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

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
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緫勵明剛者之
必仁以信孔子說

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
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
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
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
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
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

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
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
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
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
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
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
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
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

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何苓之名說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見視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思聰名說

法惠圓師小童彭九年十一善琴應對明了如成人自言未有法名而同師皆聯思字遂與名思聰

庶幾他日因聲以得法仍書以付之

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閱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

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
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
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
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
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
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
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
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
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
臣誌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

若此以爲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阜之見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

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

獲叚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

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

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

夫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

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

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

賢其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

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

……修以告軾以為美不得辭

……而書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

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

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
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
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
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
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
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
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
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

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
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
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
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
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
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

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

今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韡殿上固巳氣葢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昬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

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

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
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
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
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
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
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
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
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
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
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

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

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

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

□公等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
□□堂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

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
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
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
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
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
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
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
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
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
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
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
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
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
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
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
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
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
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

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

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

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伐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

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自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時[illegible]八軾[illegible]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有昔人之遺風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

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

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
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
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
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
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
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
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
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
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
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

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
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
久存者反求勤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
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
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
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
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
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
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矣
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

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疏簡抗勁無聲色

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
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
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
戚衰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
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
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
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
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
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
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

以知君顧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
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
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
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
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
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

具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

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熈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法書圖畫

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

閉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家斵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某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

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費
剛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
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
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
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
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
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

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

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

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
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
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
讀為可惜也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
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
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
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
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

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
飛旦則望西山之鈌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
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
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
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
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
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
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
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

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

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

風雨而步中規矩盎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
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
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
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
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
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
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
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
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
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

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軾書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口吐之則逆人茹

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坐之君子之於善
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
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
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
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
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
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
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
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
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

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之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

今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
著無證無修即是以觀非[illegible]以求非
愚則狂舉每然丁不可得[illegible]不可謂
藝有至人亦不可聞為真則亦不可知為真
矣是使在間而知之試而不足以髣髴況能述而書
以系帝宜不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為號又以是為吾
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厭之以指南而求
道之 轍評乎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

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
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
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
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
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鬚髯而黑如世所畫道
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
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
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
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
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

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册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眞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

著其爲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

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
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
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
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
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
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
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
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
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
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

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鵞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濵千

亂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晩食發
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
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
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
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
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
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
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

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

竹稍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靈璧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

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鼈荷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

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圃於汴泗之間卅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

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歳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巳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

石鐘山記

之子遇巘之子蔘纂

游者八人畢伸蒲舒兮碣危冒朝王適王邁王肄軾

維水灡灡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踴而去滋

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墓與石不磨兮相山之下

愚豈不少慕乎二三子仰餘而歌乃獻曰相山之

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然之無日也非

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之以山其有何知也

況於桿乎況於從死之臣蕭然且王子僊

瀰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為冷風矣而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

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

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

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之
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
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
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則居齋心服形
三月弗克其治疲而睡焉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
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
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
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
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
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

鍾離人號千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志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矣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候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

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候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敘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

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緝學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

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
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
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
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
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
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
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
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
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
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

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旣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旣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旣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

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坯釘各以枚計稭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

居也視其尫脆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眞足書也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

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愼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

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往也及爲彭城君毋諱求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鄉往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頹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言且不足而況能及於乎雖然不可以不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若將悵然長思而一歎也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
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
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
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
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
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
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
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
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

務爲偷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廷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李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

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壽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

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兹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

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

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顲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

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

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廞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

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
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
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
四皆垣墉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
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甖缶貯水相
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
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
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
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嘗有也以其不嘗有
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

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奬諭勑記

勑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

一寸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
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
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
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絶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
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絶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
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
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
堤而止水窻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
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
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

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冢之東自城中附
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
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
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
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
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
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
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
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平歸
成木不復至臣某以謂黄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

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
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
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
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熈寧防河録云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八十一

言嘗頃藏於古司謂之大通磔方可以爲沉
故因土之所賜詔書古詔其大略於何詔石
梁學難誘不與他郡等惡人甚含辛吏民不敢
流谷州最處亦可流土亦二而